

## 肉身化自我的標記：刺青

呂潔如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 摘要

本研究旨在透過文獻探討，回顧刺青在不同社會結構下所扮演的角色與轉變，以拓印現代刺青的歷史痕跡，並將焦點匯聚於身體，嘗試為現代刺青尋求另一種註解的可能性。從原始到當代社會的脈絡一路追尋，研究者發現，刺青在原始社會中標記著生命週期的轉變，在國家政體下標記著政權對個人的宣稱，當刺青的主權掌握在刺青者自身則成為個人的展現。這展現個人的刺青，在國家政體之下因其叛逆性格而成為一種「惡」的象徵，在叛逆躍居於合法性地位的當代社會中，則以反時尚姿態而流行並成為一種美學遊戲。由身體面向出發，刺青是具有強烈宣示性的身體標記，更是「肉身化自我」的標記。現代刺青不再是部落族群與國家對個人的宣稱，而是刺青者主動選擇的自我宣示，刺青成為彰顯個性、宣稱自我的美學遊戲。在允許任意指涉的美學遊戲中，由於「肉身化」的必然性令刺青不至於從意義中完全逃逸。懷著個人的「自我」認定、期許或想像（端看個人想展現出的『我是』為何），刺青者將「自我」以圖騰伴隨著深入肌理的疼痛展現於肉體，成為一種主動建構的肉身化自我。

**關鍵詞：**刺青、肉身化自我

## 壹、前言

「刺青」(tattoo) 是既前衛又古老的身體雕塑 (body modification)，它是歷時最悠久的藝術創作，也是曾經為統治者臨幸的管治手段，更是當前的流行文化。八〇年代中期，刺青開始在西方世界流行，<sup>1</sup>除了人口的增加之外，其流行痕跡更橫向的跨越不同性別、階級與世代。究其流行的種種元素，媒體上的身體示範功不可沒，例如：首開 NBA 球星刺青的羅德曼 (Rodman, D.)，因為一只性感蝴蝶刺青而引起焦點話題的小甜甜布蘭妮 (Britney, S.)。這種身體圖像透過媒體的發散效果當然是造成流行的主要元素，但眾所周知的，刺青不同於一般的流行裝扮，如：化妝、染髮，刺青不但必須接受痛的過程，同時也是個永久的身體裝飾，一旦烙印便終身相伴。<sup>2</sup>翻開歷史，刺青在不同的時代脈絡下展現了迥異的象徵意義，社會架構的轉變以及文化的形塑固然是無可忽視的原因，但在喪失嚴格社會身分標記的功能下，在不符合人類衣冠文物進步的身體潮流中，刺青不但沒有消失，反而成為現今獨樹一格的身體藝術，並成為人們「自我」認同的手段。<sup>3</sup>本研究旨趣在於透過文獻探討，回顧刺青在不同社會結構下所扮演的角色與意義轉變，以拓印現代刺青的歷史痕跡，並將焦點匯聚於「身體」，嘗試為現代刺青尋求另一種註解的可能性。

## 貳、刺青的原始風貌

「刺青」一詞起源於西元前四世紀非洲東北的努比亞 (Nubian)。十八世紀英國的庫克 (Cook, J.) 船長從事航海冒險時發現，原來歐洲以外的世界有許多的人不但不穿衣服，還會在皮膚上塗彩、癍痕 (scars)、穿洞 (pierce) 以

---

<sup>1</sup> Sweetman, P., "Anchoring the (Postmodern) Self ? Body Modification, Fashion and Identity". in Featherstone, M. (ed.) *Body Modific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2000): 53.

<sup>2</sup> 拜高科技所賜，現今的雷射除紋使得刺青不再是永恆的烙印，但代價卻是相當大的，因為更痛也更花錢。

<sup>3</sup> Sweetman, P., *Anchoring the (Postmodern) Self ? Body Modification, Fashion and Identity*, 53; Numen, D. N. , *Sociology: Exploring the Architecture of Everyday Life* (Thousand Oaks, Calif. : Pine Forge Press, 1997): 169; 張成林，《先秦儒道二家身體意蘊對當代身體理念的影響痕跡》，（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1995），4-5。

及刺青。庫克用南太平洋玻里尼西亞人 (Polynesian)「敲擊」一詞的發音，將這種用「野豬牙、海龜殼與細針在皮膚上刺洞上顏色」的行為以及用這種方法繪成的圖案稱之為 tattaw 或 tattow，<sup>4</sup>此為英文 tattoo 的由來。但根據文獻記載，早自史前時代便有刺青的存在，<sup>5</sup>從保存良好的埃及木乃伊身上，我們發現了四千年前的埃及人即有紋身的習俗，特別是歌舞伎之類的女人，均在身上刺有她們的守護神：貝絲 (Bes) 的象徵圖案。<sup>6</sup>在中國的新石器時代彩陶文化裡，從陝西西安半坡村出土的「人面魚彩陶盆」上，可見其「人面」的明顯「塊紋」。而甘、青地區的「廟底溝類型」文化也亦有若干圖繪「人形器物」面部、身體「石雕人面」及「人頭形陶器蓋」出土，這些西北先民的身體刺青，可能是反映部落整體意識的圖騰紋身。<sup>7</sup>

原始社會中的刺青是生命週期 (life cycle) 轉變的標記，<sup>8</sup>在共同意義的分享文化中，人們雖無文字，卻能明確的解讀這種永恆記號所象徵的意義，而整個刺青的進行有著一定的程式以及深濃的儀式意味。在新幾內亞 (New Guinea) 的磨土族 (Motu) 裡，女子從初生到結婚前必須經歷整個象徵「性成熟」的刺青過程，由此確定其生命角色。這種表示性成熟的刺青是由年長的婦女進行。第一階段是在女孩的嬰兒時期，從雙手開始刺青。再者，是腹部、胸脖以及背部。當她達到適婚年齡，想結婚時，則在臀部、雙腿及臉部刺青。最後一個階段的進行則是伴隨著宴會的舉辦，此時，女孩被裝飾以華麗的珠寶，並在村莊裡公開亮相後，坐在自家陽台五天以展示自己以及她的裝飾物（這段期間，她不必烹飪、取水或下田）；當她許配給人時，進行脖子前後部

<sup>4</sup> 南西·艾科夫 (Nancy Etkoff) 著，《美之為物—美的科學 (Survival of the Prettiest)》(張美惠譯) (臺北：時報，1999)，102。

<sup>5</sup> 英國人類學者 W. D. Hambly 認為關於刺青的探討全世界至少有五個區域不可忽略，分別是：蘇美和巴比倫 (Sumer and Babylon)、中國與日本 (China and Japan)、亞利安 (The Aryans) 以及祕魯、猶加它半島、墨西哥等古文明 (Civilizations of Peru, Yucatan, and Mexico)。

<sup>6</sup> 王溢嘉，《文化與心靈》(臺北：野鵝，1987)，167。

<sup>7</sup> 張朋川 (1979)〈甘肅出土的幾件仰韶文化人像陶塑〉，《文物》，11:55；陳原朋，〈身體與花紋—道統社會的文身習尚及其流變〉(臺北：「健與美的歷史」研討會，1999)，8-9。

<sup>8</sup> Turner, B. S., 'The Possibility of Primitiveness: Towards a Sociology of Body Marks in Cool Societies'. in Featherstone, M. (ed.) Body Modific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2000): 39.

位的刺青；而在婚禮確定完成後，完成肚臍與胸脖間的刺青。<sup>9</sup>

道格拉斯 (Douglas, M.) 認為，刺青是原始社會裡身體政治 (body politic) 的隱喻。原始部落的社會成員透過身體雕塑來展現其社會紀律，人們在作為空間的身體中思考著以及建構著身體政治。以台灣原住民族群中的泰雅族部落為例，泰雅族人的紋面與紋身，有著一定的規範與功能。諸如：族群與系統的識別、成年的標誌、美觀、女子貞操的檢證等，這其中實隱含著一連串的身體政治。紋面最初是「成年」的標誌，所謂成年是指「男子有強健體魄及斬首經驗，女子織布、耕種技術成熟以及有初經」。這其中，男性被賦予較多的社會成熟期望，女性則多了可生育的生理條件。此外，女子紋面的美觀是指「顏色油黑亮麗、線條清晰」，在美觀的標準下同時包含著道德的檢證，因為泰雅族人認為，紋面的顏色若黯淡無光或線條模糊便是失敗的紋面，而失敗乃因紋面者在紋面前曾經犯錯，特別是違反婚前性行為，故美麗除了紋面圖案的表象之外亦代表女子清白的身體。泰雅族社會的基本組織嚴密，在 GA-GA、GA-YA、WA-YA 的規範下，獵團、牲團、罪團等組織，將個人與社群緊密的結合，個人因觸犯祖訓，招致祖靈憤怒時，整個社群都會受罰，故個人沒有任何權利選擇是否要紋面，只能完全接受紋面的習俗。<sup>10</sup>

原始社會的刺青是神聖的生命標記，亦是社會成員身分的強制性記號。透過刺青，人在某種意義上變成一個符號，經由約定的意義，被賦予一種象徵性的宣示力量。刺青在原始社會裡往往和成年儀式聯繫在一起，甚至以之為軸心。從童年開始，在青年時代達到高潮，貫穿人的整個前半生，由此造就了一個奇異的人體符號系統。在每個刺青樣式及其具體解釋下（美飾的、尊榮的、吸引的、巫術的……），刺青者是受到了某種外來力量的干涉，並在此力量的控制下心甘情願、身不由己地馴服於歸化的精神。<sup>11</sup>對人們而言，刺青除了具有心理和社會意涵外，還具有宗教道德意義的整體文化現象，它不只是好玩的裝飾也不只是象徵尊貴的徽章或社會階級的高下標誌，更飽含精神與道德意味的訊息，而「美」的概念亦由此而生，它不僅僅是將一幅圖

<sup>9</sup> Brain, R., *The Decorated Bod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9) : 50.

<sup>10</sup> 馬騰岳，《泰雅族文面圖譜》（臺北：攝影天地雜誌社，1998），61。

<sup>11</sup> 謝選駿，〈信念的活史〉，<http://www.booksir.com/culture/qita/wensheng/>, 2007年5月檢索。

案刻到臉上，而是印到一個心靈上的印記，在這個印記裡，有整個部族的道統和哲學。<sup>12</sup>

### 參、叛逆性格的誕生

原始社會中刺青是神聖的生命標記，例如：在紐西蘭的毛利人 (Maoris) 社會裡，奴隸是不准刺青的。然而，在人權統治的國家架構中（帝國、現代國家），刺青卻成爲罪惡及叛逆的負面象徵。

在中國，自有歷史記載以來，刺青便被賦予負面的評價，在漢人的眼中，刺青是以華夏而效蠻夷，且在「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儒家思想下，刺青的行爲根本就是與中國道統價值觀背道而馳。其次，西周以降「黥墨」作爲「五刑」之一，令犯罪者「毀隨其罰」，<sup>13</sup>雖不致死，卻是古代肉刑中，控制性格最強的刑罰，<sup>14</sup>因而刺青所背負的不僅是悖逆更是犯罪的標記。雖然在唐宋時期刺青曾經蔚爲風尚，市民百姓紛紛用以展現個人意識，當時亦形成以刺青爲業的商業行爲，然而刺青者的階級地位，「或是游走法網的『浮浪』、『游手』，或是縱橫沙場的『健兒』、『軍漢』、『勇健』」，<sup>15</sup>雖有如岳飛之「精忠報國」而令人崇敬者，<sup>16</sup>但更多的是庶民社會裡的流氓無賴，刺青者身分的邊緣性及其行爲舉止，使得刺青並不受「正人君子」與「良家百姓」青睞，在其價值悖逆、犯罪符號與刺青者的負面印象下，刺青具有高度的叛逆性格。

在西方，刺青的叛逆性格則是起自個人意識抬頭之下，統治階級的威脅感。十七至十九世紀間現代民族國家形成，國家政治的認同取代了過去的宗教認同，因而產生了國家主義 (nationalism)，一方面現代公民理念形成，另一方面也產生了以理性溝通爲訴求的市民社會，刺青在這個時期是以一種反

<sup>12</sup> 鞏卓軍，《文化的總譜與變奏》，（臺北：台灣，1997），236。

<sup>13</sup> 源自韓非子·五蠹，其意爲：「犯了法的人，不單要接受法律對失誤行爲的懲處，還要負責個人名譽上的毀壞。」（陳元朋，1999：11）。

<sup>14</sup> 陳原朋，〈身體與花紋—道統社會的文身習尚及其流變〉，53。

<sup>15</sup> 陳原朋，〈身體與花紋—道統社會的文身習尚及其流變〉，2。

<sup>16</sup> 古代軍人紋身分爲兩種，一種是展現忠誠的自願性的紋身，北宋名將岳飛即屬此類。另一類則是被動的刺青，即所謂的「健兒文面」，這是在軍人臉上刺上編號，以防止逃兵的統御之術，相傳始於宋朝的朱全忠，參閱陳元朋，〈身體與花紋—道統社會的文身習尚及其流變〉，19-24。

抗文化 (oppositional culture) 的形式出現，為彰顯個人，勞動階級男性常以刺青表示其階級或頭班，以此指涉男性文化中工作及辛勞的意象，例如；水手、軍人等。然而，國家統治階級卻將其解釋為犯罪或低下階級的表徵而被污名化 (stigmatized)，例如：在法蘭西，罪犯身上被烙以其所犯下的罪狀。<sup>17</sup> 德國集中營裡，猶太人被烙上國家社會主義 (National Socialism) 號碼，以作為其被驅逐以及奴隸的標記，這些刺青藉由標示血統展現了強烈的社會族群，<sup>18</sup>刺青成為官僚系統的一種科學化管制工具。因此，在勞工階級、青年文化或犯罪族群的象徵<sup>19</sup>下，刺青變成了叛逆的圖騰。

在人權統治的社會架構中，刺青的象徵性力量成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認同」角力，一方面是國家機器控制性格最強烈的管制工具，另一方面則是被人們用以作為展現個人意識的「自我」宣示。刺青在不同的社會脈絡下展現了不同的象徵意義，在原始社會中是具有儀式性的社會身分表徵，由此才產生了美的概念，在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認同角力的社會中，刺青分別用於管制以及反抗，因而產生了犯罪與叛逆的惡的象徵，但除了作為懲治手段的黥墨之刑外，刺青可算是相當具有美感的身體藝術。當然，這些象徵不必然有歷時性的發展，也不一定有絕對的相關或互斥，單就現代刺青而言，是從惡趨向美，<sup>20</sup>叛逆融入了流行美學之中。

#### 肆、任意指涉的美學遊戲

除了黥墨之刑，所有的刺青皆展現了強烈的美學觀。在原始社會中，美的理念常是附屬在社會身分背後，如前述泰雅族的紋面，美是附屬於女子的

---

<sup>17</sup> Falk, P., "Written in The Flesh", *Body & Society*, 1.1 (1995): 95-105.

<sup>18</sup> Turner, B. S., *The Possibility of Primitiveness: Towards a Sociology of Body Marks in Cool Societies*, 45.

<sup>19</sup> Turner, B. S., *The Possibility of Primitiveness: Towards a Sociology of Body Marks in Cool Societies*, 40.

<sup>20</sup> 這是研究者從閱讀文獻以及對台灣刺青現象觀察所做的大膽結論。在西方，刺青已然是個流行時尚，但同時殘餘罪惡的痕跡，如：K. McCarron (1999) 在 "Tattoos and Heroin: A Literary Approach" 一文便探討有關刺青與吸毒為主題的文學作品。在台灣現象的觀察上，研究者發現刺青處於尷尬的地位，在與刺青者和想刺青者的談話，以及國內有關現代刺青的研究報導，參閱楊肅民 (1999)；楊索 (1999)；周可盛 (2000) 發現，一方面西方的流行文化吸引著人們想刺青，一方面卻仍擺脫不了刺青等於黑社會的刻板印象而不敢刺青。

貞節身分，另外還有地位、能力的炫耀，如：男人獲取獵物的刺青。然而，現代刺青做為一種美的裝飾，又是如何被看待呢？刺青以流行美學的身分展現於現代社會，在流行文化的薰染下，其象徵性的宣示力量亦成為人們嬉戲的對象，進而使刺青產生了不同面貌並產生爭議。

由社會結構觀點視之，透納 (Turner, B. S.) 認為刺青在原始社會裡是種強制性記號，在那裡生命循環的變化必定由刺青和刻痕來標記，所展現的是對該族群的高度忠誠。但當代社會就像電影「航站情緣」的場景一般，<sup>21</sup>社會成員有如等待上機的旅客，人與人之間保持著淡漠及規律的疏離關係，完全缺乏高度忠誠和深濃的承諾，因而產生了認同的虛無感。在這樣的「冷」(cool) 社會<sup>22</sup>中，刺青不過是做為一種新部落精神 (neo-tribal mentality) 的社會想像，人們藉由刺青以獲暫時的認同感。然而，就像眾多的流行文化，刺青只是流行市場中的消費商品，這種作為後現代流行時尚的嘉年華式符號 (carnival of signs)，是種可任意選擇的 (eclectic free-for-all) 身體美學，被刺青的族群可能是青少年、也可能是上班族，他們以頑皮 (playful) 和諷刺 (ironic) 的模式來表明社會成員資格，這種虛無的刺青符號根本無法指涉人們更廣的社會身分 (social status) 亦無法展現生活信念。謝選駿為這種無法指涉「更廣的社會身份」的現代刺青作了更遊戲性的解釋，他提出「即便是那些顯得毫無生活信念，完全以娛樂為目的的現代紋身者，也還是通過紋身活動體現了一種強烈的信念」，他將這稱為「追求感官刺激」的信念。因為，除了追求「感官刺激」的信念外，人們難想像刺青者如何能忍受巨大的痛苦以換得刺青之美，更難以想像僅僅是為了單純的自虐而刺青。「為了『好玩』而進行紋身，他的生活信念則是追求『好玩』；這也許可以被斥為玩世不恭，但你卻不能否定這也是一種生活信念」。<sup>23</sup>

史威特曼 (Sweetman, P.) 則從刺青者的經驗出發，對重度刺青者進行訪談，並將焦點關注在流行與反流行體系的辯論。他提出在某些方面，刺青的確是流行時尚中的裝飾配件，但這種身體的雕塑卻有別一般的流行文化。首

<sup>21</sup> Turner 在其文章中以機場候機室的隱喻來描述現代社會，巧合的是電影「航站情緣」即是描述男主角因政治因素被迫在機場航站生活，將 Turner 的隱喻以圖像呈現。

<sup>22</sup> Turner 以熱 (hot) 社會與冷 (cool) 社會為一組對照來描述原始部落社會與現代社會。

<sup>23</sup> 謝選駿，〈信念的活史〉，<http://www.booksir.com/culture/qita/wensheng/>。

先，流行時尚具有不斷更新、改變的特性，然而刺青的流行卻是因為它是種永久性的身體裝飾，「那是在你的身體上，是永久的，你必須和它一起生活，而且會痛」。<sup>24</sup>此外，流行時尚的可任意選擇性對於刺青來說亦有其弔詭處，刺青確實是人人皆可任意選擇的消費商品，然而，對於刺青者而言，刺在自己身上的圖騰總是「獨一無二」的，而「它讓人覺得如此特別，是因為你必須知道你做了什麼」，<sup>25</sup>一個決定刺青的人總是經過審慎的思考而非僅僅將其當作消費一項商品，即使在決定要刺青之後，亦要作周全的準備，其過程包括：構圖、找刺青師、去工作坊、與刺青師溝通交涉等等。再者，流行時尚是一種嘉年華式的符號，<sup>26</sup>亦可說是大眾化的同義詞，一切的事物圖像，無論是原始圖騰、中國字畫，或是裸女、動物皆可以刺在身上，是種「超級市場式的風格」，<sup>27</sup>然而，當人們刺青時，他同時是消費者也是生產者，再大眾化的圖案，只要刺在人身上便會生產出個人化的圖案。更值得一提的是，刺青過程的「痛」是所有刺青者的共同經驗，意義的「獲得」（包含：美麗的圖騰、自我的期許……）伴隨著「痛」的過程而產生，但由於個人所「欲」獲得的意義不同，「痛」也會不同，「獲得」更會不同。人的主體性使得看似相同的刺青符號總是產生非常不同的「個人化意義」，而這個人化意義通常是刺青者本身或刺青者願意與之分享的人才能知道。

從以上的探討歸結，現代刺青是以一種反時尚 (anti-fashion) 姿態而流行，造就這反時尚之流行時尚的主要原因乃在於「肉身化」的必然性，當社會結構發生變化，刺青亦脫離其原本動彈不得的框架，跳入資本主義邏輯運作的軌道，與身體進行一場任意指涉的美學遊戲，然而，「肉身化」的必然性卻令刺青不至於從意義中完全逃逸。

---

<sup>24</sup> Vale, V. and Juno, A. , Re/Search #12: Modern Primitive- An Investigation of Contemporary Adornment and Ritual( San Francisco: Re/Search Publication, 1989): 61.

<sup>25</sup> Sweetman, P., Anchoring the (Postmodern) Self? Body Modification, Fashion and Identity, 59.

<sup>26</sup> Tseolon, E., The Masque of Femininity: The Representation of Woman in Everyday Life (London: Sage, 1995): 124.

<sup>27</sup> Polhemus, T., Streetstyle: From Sidewalk to Catwalk,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5.



## 伍、結語

從本文的探討中，筆者尚無法對現代刺青妄下定論，畢竟，刺青是個既古老又時尚的行爲，蘊含著既沉重又任意的指涉，若再考量台灣本土與歐美刺青的不同歷史包袱，<sup>28</sup>則現代刺青對人們的意義則更加難以斷言。

單從身體面向出發，筆者發現，刺青在不同時代、不同社會結構、不同個體上皆展現了「某種」宣稱，是具有強烈宣示性的身體標記。原始社會的刺青是神聖的生命標記，配合著生命週期而被賦予社會身分。在人權統治的社會架構中，刺青一方面被國家機器做為管制工具，透過烙印標示出個人的政治身分，一方面則是個人展現「自我」的激烈手段，它一度成了「惡」的象徵，其後則轉化成爲展現自我的身體藝術。刺青的身體「說」出「我是」；換句話說，刺青是「肉身化」自我的標記。

最後，筆者從個體的主動出發提出結語，在現代社會中，刺青或許已喪失了神聖的功能，卻也因此具有更積極的意義，因爲，刺青不再是部落族群或國家對個人的宣稱，而是刺青者主動選擇的自我宣示，刺青成爲彰顯個性、宣稱自我的美學遊戲。在允許任意指涉的美學遊戲中，由於「肉身化」的必然性令刺青不至於從意義中完全逃逸。懷著個人的「自我」認定、期許或想像（端看個人想展現出的『我是』爲何），刺青者將「自我」以圖騰伴隨著深入肌理的疼痛展現於肉體，成爲一種主動建構的肉身化自我。

---

<sup>28</sup> 在台灣，刺青早期受日本影響極深，且多以黑道人士用以標示身分，而近年來的流行現象則是受西方流行文化的影響，在新、舊兩種不同文化的交融下，刺青在台灣從「壞人」、「叛逆」到「流行」仍有場拉鋸戰，與現今西方的叛逆或流行是不同的。

## 引用文獻

- 王溢嘉，《文化與心靈》，台北：野鵝，1987。
- 周可盛，〈百人除紋 赤裸的宣言：反刺青〉，《中國時報》，89年9月11日。
- 南西·艾科夫 (Nancy Etcoff) 著，《文化與心靈》（張美惠譯），台北：時報，1999。
- 陳原朋，〈身體與花紋—道統社會的文身習尚及其流變〉，台北：「健與美的歷史」研討會，1999。
- 馬騰岳，《泰雅族文面圖譜》，台北：攝影天地雜誌社，1998。
- 張成林，〈先秦儒道二家身體意蘊對當代身體理念的影響痕跡〉，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1995。
- 張朋川，〈甘肅出土的幾件仰韶文化人像陶塑〉，《文物》，11（台北，1979）：55。
- 楊索，〈翻開台灣刺青史—叛逆如影隨形，青少年流行次文化—愛在刺青上癮時〉，《中國時報》，88年8月30日。
- 楊肅民，〈耍酷嘗鮮明心志、犯罪少年紋身多：桃園少輔院刺青調查〉，《中國時報》，88年10月18日，第十版。
- 謝選駿，〈信念的活史〉，博訊5月19日，2005，  
<http://www.booksir.com/culture/qita/wensheng/>。
- 鞏卓軍，《文化的總譜與變奏》，台北：台灣，1997。
- Brain, R., *The Decorated Bod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9.
- Falk, P., "Written in The Flesh", *Body & Society* 1.1 (1995): 95- 105.
- Numen, D. N., *Sociology: Exploring the Architecture of Everyday Life*, Thousand Oaks, Calif.: Pine Forge Press, 1997.
- Polhemus, T., *Streetstyle: From Sidewalk to Catwalk*,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5.
- Sweetman, P., "Anchoring the (Postmodern) Self? Body Modification, Fashion and Identity", in Featherstone, M. (ed.) *Body Modific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2000.

Turner, B. S., “The Possibility of Primitiveness: Towards a Sociology of Body Marks in Cool Societies” , in Featherstone, M. (ed.) *Body Modific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2000.

Tseëlon, E., *The Masque of Femininity: The Representation of Woman in Everyday Life*, London: Sage, 1995.

Vale, V. and Juno, A., *Re/Search #12: Modern Primitive- An Investigation of Contemporary Adornment and Ritual*. San Francisco: Re/Search Publication, 1989.

## **A Sign of Embodied Self: Tattoo**

Chieh-Ju Lu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review the role and transition of tattoo in different social structures so as to trace the history of modern tattoo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Moreover, the focus will be on the aspect of body and tries to find the possibility of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of modern tattoo. To trace from primitive to modern society, the researcher finds that while tattoo represents the transition of life circle in primitive society, it marks the political power's claim of the individual under the state power. What is more, when the choice of tattoo is held by the tattooist, tattoo becomes the performance of individual significance. Tattoo, with the representation of individual significance, becomes the "evil" symbol due to its rebel characteristic under state power. However, in modern society, when this rebel characteristic has legal status, it is popular for its anti-fashioned attitude and becomes an aesthetic game. From body aspect, tattoo is a sign of body with highly proclaim and a sign of "embodied self". Modern tattoo is no longer the claim of ownership towards the individual in tribe and state society but the self claim of the tattooist's free will choice. It has become the aesthetic game of showing personality and self. In this free signified aesthetic game, due to the necessity of "embodied self," tattoo will not demolish all of its meaning. With the identification, expectation or imagination of self (depending on what kind of "I am" that the individual would like to express), the tattooist present "self" on the body with the totem embodied by the pain in the skin, and becomes spontaneous construction of embodied self.

Keywords: tattoo, embodied self